

中國文化叢書

哲學叢書

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世界書局

清馬國翰輯

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世界書局

〈中國文化經典 哲學叢書〉

# 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清馬國翰輯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011) 11111111-11111111  
真／(011) 11111111-11111111  
傳網址／[www.worldbook.com.tw](http://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二年九月一版四刷  
定價／台幣二六〇元

121.2

101008286

儒家佚書輯本五十五種／（清）馬國翰輯.  
--一版.--臺北市：  
世界，2012.05 印刷  
面；公分。（中國文化經典， 哲學叢書）

ISBN：978-957-06-0488-7（平裝）

1.儒家 2.佚書書目

220-  
1215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子編

儒家六十八種  
周涼缺十三種

漆雕子一卷

周漆雕氏

宓子一卷

周宓不齊

景子一卷

周景氏

世子一卷

周世子

魏文侯書一卷

周魏侯斯

李克書一卷

周李克

公孫尼子一卷

周公孫尼

內業一卷

周孔穿

諷言一卷

周孔穿

寢子一卷

周寢越

王孫子一卷

王孫氏

李氏春秋一卷

周董無心

董子一卷

周董無心

侯子一卷

周侯

徐子一卷

周徐

魯連子一卷

周魯仲連

虞氏春秋一卷

周虞卿

平原君書一卷

漢朱建

高祖傳一卷

闕

劉敬書一卷

漢劉敬

孝文傳一卷

闕

至言一卷

漢賈山

孔臧書一卷

漢孔臧

河間獻王書一卷

漢德

兒寬書一卷

漢兒寬

公孫宏書一卷

漢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

漢終軍

揚子法言宋氏注一卷

後漢宋衷

揚子法言皮氏注一卷

吳虞翻

莊助書一卷

漢莊助

正卻一卷

後漢上逸

仲長子昌言二卷

後漢仲長統

魏子一卷後漢魏朗

諸葛武侯集誠一卷蜀諸葛亮

闕

周生子要論一卷魏周生烈

王子正論一卷魏王肅

去伐論一卷晉袁宏

杜氏體論一卷魏杜恕

王氏新書一卷魏王莖

周子一卷吳周昭

顧子新語一卷吳顧諟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典語一卷吳陸景

通語一卷晉殷興

譙子法訓一卷晉謝周

袁子正論一卷晉袁準

孫氏成敗志一卷晉孫毓

古今通論一卷晉王斐

蔡氏化清經一卷晉蔡榮洪

夏侯子新論一卷晉夏侯湛

大元經一卷晉楊泉

華氏新論一卷晉華譯

梅氏新論一卷晉梅氏

志林新書一卷晉虞喜

廣林一卷晉虞喜

釋滯一卷晉虞喜

通疑一卷晉虞喜

干子一卷晉干寶

閼論一卷晉蔡韶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顧子一卷晉顧夷

要覽一卷晉呂竦

正覽一卷梁周捨

讀書記一卷隋王劭

續說苑一卷唐劉脫

賈子一卷

嚴助書一卷

厲學一卷晉虞溥

漆雕子一卷周漆雕氏撰漢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

注孔子弟子漆雕晉後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

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蓋孔子以禮傳開之  
後世習其學因述開言以成此書猶公羊之以春秋

紹代也其書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  
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姓又家語載孔子問漆  
雕懲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意者懲名馬人  
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卽著  
書之人與並據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

漆雕子序

于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黝之養男  
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至  
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異  
乎孟子性善之說名尊所聞初不害其爲儒宗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漆雕子

周 漆雕氏 撰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

韓非子顯學篇  
引漆雕之議

孔子問漆雕懲曰說苑作漆子事臧文仲武仲及苑

無及孺子容此三大夫者說苑無此字孰爲賢家語字對曰說苑對上有漆臧氏有家守說苑無

字對曰說苑作四字而爲一兆馬家語作三年

曰蔡文仲立家語無三年爲一兆馬家語作三年

仲立

家語無立字而爲三兆

孺子容立

漆雕子

家語無立字而爲三兆

三年爲三兆馬家語作三年

而爲三兆

憑從此見之苑

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與不賢家語作若問三

所

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與不賢家語作若問三

所

未敢識也說苑作馬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

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家語無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家語作智而不

見就克如此孔子家語好生篇劉向說苑並

文句小異互參訂錄案家語作漆雕懲說苑作漆

雕馬人當是名懲字馬人漆雕開之族漢志注所

謂孔子弟子漆雕晉後者疑卽其人王氏份四書  
人物聚考收此節

於漆雕門下據錄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吉性有  
善有惡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情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

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論衡曰自孟子子思子

以下至孔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惰性免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而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云云下接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思入慾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子言人性善惡況古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益性之理則未也玩其語意當是稱述數子之言茲據補錄

附錄

漆雕開榮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開魯人裴徽史記集解

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

陶潛聖賢輔錄

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由則達于臧獲行

漆雕子

三

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爲廉而事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裁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楊信民姓源珠琰

古漆雕開公治長前人書影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治氏梁氏周氏王衍爵夫論志氏姓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漢書藝文志

宓子一卷周宓不齊撰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

仕至單父宰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宓家語史記並作密論語孔安國注作

宓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師古曰宓讀與伏同案說

文解字虛字注古有處穀氏亦姓是伏虛宓三字古

通用作密者緣虛字形似而誤耳其書隋唐志不著

錄佚已久家語及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

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爲一帙記

單父治績爲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爲從政者法撫

卷微徊穆然思君子之風焉歷城馬國輪竹吾甫

宓子

周宓不齊撰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瞿悅

家語無而字子

何施而得之也

說苑無此句子語云所以移之者

無子對曰不齊之治也說苑無對及父其父子

恤諸孤而哀喪紀家語作父恤其子子恤

孔子

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字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

說苑無者

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悌矣友事

說苑無事字

十一人所以舉善

說苑作教字

矣中節

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

說苑無而字稟四字

皆教不齊所以治

之道家語無所以治

三孔子歎說苑無

口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

家語無欲字

告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夫舉

家語無舉字

賢者百福之宗也而家語無神明之主

也惜乎說苑無此二字不齊之所以

說苑無治字

治者小也不齊

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家語無末二句說苑補

按孔子家語辨政篇劉

向說苑政理篇並載此節參互訂正又韓詩外傳卷八亦引此節與家語說苑不同附錄於此子貞治單父其父孟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末也對曰賞有所能招賢者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末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杜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也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於堯舜參矣孔子兄說苑作弟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而說苑無問之曰自汝作子之仕者家語無何得何亡孔蔑對曰家說作對曰說苑作孔蔑曰自吾仕者家語無家語無此句奉俸祿少餽粥說苑俸作奉足家語無及此句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說苑作是朋友之道闕也說苑作是以所亡者二也家語無此句仲謂此也說苑無是字肯肉作親戚也作矣家語無此句此二字說苑作子殷曰白來仕者說苑作自未有所過往見子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語無此二字子家語作判曰說家語作子殷曰吾之仕未有所亡其作而有所得者三說先無始誦之文家語一百字

臧文今履家語字。而行之是學曰家語無益明也所得者一也。此句家語無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以骨肉益親也。所得者二也。骨肉作親戚家語無所。得句雖有公事。事雖急說苑作公。而兼以弔死問疾。說苑作死視。是以朋友益篤也。家語無以字益孔子喟然謂子賤曰。說苑無喟。然二字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家語無魯無君子者。說苑斯焉取斯。家語作則子賤焉取此。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說苑政理篇並載。文句小異參互訂正。

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呂氏春秋作宓子賤曰子之善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署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擊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新序作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並依家語

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誠也意者以此爲諫平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

宓子

四

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

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撫教施至仁加懲誠致

忠信百姓化之呂氏春秋作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

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哉

過遂發所愛而令之齊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寡人

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便於齊父者子決爲之矣

新書作齊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單父之老

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

麥請放民出皆獲傳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

而宓子不聽字不作弗俄而齊宓遠于夢而夢畢貢新書作俄而宓子蹙

而宓子蹙字不作弗俄而齊宓遠于夢而夢畢貢新書作俄而宓子蹙

季孫聞之怒使人以新書無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新書作豈不可哀哉民平寒耕熟耘夫子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弗聽新書作踐然曰今茲新書無夢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新書作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

單父大歲之夢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新書無得新書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新書若使作今季孫

宓子

五

7

聞之赧然而愧新序作季孫地新書引聞之慚曰聞之慚曰

忍見宓子哉新書引至此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

巫馬期陰免衣衣樊裘入單父界見夜鮀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鮀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

鮀者輒舍之呂氏春秋作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樊裘而往觀化於單父見得魚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予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

新書作作鮀者得魚者得則舍之巫馬期無南子作季子不欲人之得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惟南子作季子

治齊父三年而巫馬期綏衣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

補書作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三請民人出白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而宓子歸矣二吏歸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署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擊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

新序作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並依家語

而宓子不聽字不作弗俄而齊宓遠于夢而夢畢貢新書作俄而宓子蹙

而宓子蹙字不作弗俄而齊宓遠于夢而夢畢貢新書作俄而宓子蹙

季孫聞之怒使人以新書無讓宓子曰民寒耕熟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新書作豈不可哀哉民平寒耕熟耘夫子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弗聽新書作踐然曰今茲新書無夢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新書作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

單父大歲之夢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新書無得新書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新書若使作今季孫

呂氏春秋期作旅

必子之德至矣

次字據呂氏有使

返作歸無以字

春秋淮南子並

作何以至此

孔子曰吾

呂氏春秋作上書

與之言曰誠於

春秋淮南子上

同

民闡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呂

春秋淮南子並

作何以至此

孔子曰吾

呂氏春秋作上書

與之言曰誠於

春秋淮南子上

同

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呂氏春秋兩於

有必字單作亶

家語屈節解載全篇呂氏春秋

劉向新序淮南子亦引首段

劉向新序淮南子道應訓亦引

末段互有同異茲據互訂又曹庭棟逸語引云宓

子至單父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其境見夜發青

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

曰小者吾大夫欲長百之

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不齊得之善矣惜也不

齊所治者小也注見宓子未知托從何書文義不

具茲據家語

參訂補錄

呂氏春秋兩於

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牒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變治大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死猶未有益

外傳說

宓子

六

十一

宓子

七

十一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母

皇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

宓子賤曰善政不承命

平說苑政

理篇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

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披輪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撫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食若不食

者筋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曰善矣至單父過孟

性有善有惡

士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

言性有

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善有惡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景子一卷周景氏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景子三篇

注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

韓詩外傳淮南子載宓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固所云說宓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宓子比次明其淵源有自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景子

周 景氏 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韓詩外傳引無  
宓子據說苑補呂氏春秋單作亶巫馬期亦治單父呂氏春秋期以  
外傳說苑並作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呂氏春秋單作亶巫馬期呂氏春秋作旗問其故於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呂氏春秋作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呂氏春秋單作亶巫馬期呂氏春秋作旗問其故於

宓子

韓詩外傳

子賤曰韓詩外傳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韓詩外傳作我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呂氏春秋兩固字作故佚作逸韓詩外傳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曰秋無此

韓詩外傳

呂氏春秋

人曰秋無此

原序

十七

十一

十一

9

二字韓詩外傳

無宓字

子賤則君子矣佚呂氏春秋作逸

傳作人謂韓詩外傳無

任其數

矣韓詩外傳無

任其數而已矣韓詩外傳百官治

無矣字

矣韓詩外傳無

義矣韓詩外傳無

無矣字

矣韓詩外傳無

任其數而已矣韓詩外傳百官治

無矣字

矣韓詩外傳無

則不然呂氏春秋作旗說苑無則

無則

矣韓詩外傳無

矣韓詩外傳無

無則

矣韓詩外傳無

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實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

淮南子齊俗訓

世子一卷周世碩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  
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陪志不及著錄佚久唯  
荀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並據採錄附充說  
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  
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  
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  
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爲得正按碩亦聖門  
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  
游夏門人之論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世子序

養書

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

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

馬王充論衡本性篇

附論衡說

王充曰情性者入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

世子

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荀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定實周人世碩以爲人性

有善有惡云云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于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士

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

質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

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

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

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

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末也

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仲尼春秋繁露脩序篇按漢碑叢書本誤作世誤茲據凌氏疇接官本訂正凌氏注引盧氏文弨注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

魏文侯書一卷周魏侯斯撰史記魏世家云桓子之

魏文侯書

周 魏侯斯 撰

傳云孺子庶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世家又云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案竹書紀年周考王元年魏文侯立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卒侯封未改史遷不係之周而係之秦非也茲據世本題周魏侯斯不從史記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者禮記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案劉向別錄樂記三十三

魏文侯書

篇魏文侯爲第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竇公例之季札篇採自左傳竇公篇取諸周官知此篇爲文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侯皆佚文之散見者並據袁輯凡二十四節錄爲一卷中多格言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疚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傳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旅退旅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獨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魏文侯書

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雋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雋雋和也夫以和何

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魏文侯書

直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

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溫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

竽笙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禮記樂記

○案劉向七略別錄樂記三十三篇魏文侯篇第

十一編以樂記佚篇有季札竇公推之知此論

從文侯本書也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己也皆朝魏

魏策

戰國策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

魏文侯書

而疑其心

同上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

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

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

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

也似禾鶯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王此皆

似之而非者也

魏策

職國策不可恃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

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治乃行

劉向說苑

政理篇○案說苑載此篇作魏文侯使西門豹往

次于鄭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

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

賢豪博辨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藏人之善

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

之其好揚人之惡藏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恃

聞從事云云文句與國策小異無夫物多相類六

句國策亦無不可恃聞已下九句蓋一節文引者

互有詳略茲錄國策全

文後九句據說苑補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兩文侯將出左右

曰今日飲酒樂天又兩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戰國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

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同上

魏文侯與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

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

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禎兄賢

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

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憤人者不久君欲治從

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卷八

西門豹治鄭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

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

侯曰翟璜任子治鄭而大亂子能道則可

太平御覽

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

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積穀於

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魏文侯書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

再鼓負革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結信

非一日之積也一舉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

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

淮南子人間訓引此節下

反

淮南子人間訓引此節下

力耕太子御覽引

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

土地非益廣也

人民非益衆也

入何以三倍對曰以

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